

清容居士集

十五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九

記

馬元帥防倭記

自昔待蠻夷之國必傳 詔令以諭說之  
稍失撫馭則狙詐百出甚者嗜錙銖之甘  
傾接如素所交往失上國體斂侮訕笑於  
茲有年矣

今天子考獻令於疆域中書省奏曰蠻夷  
之不庭實守禦長吏餌利忘公弊不可日  
長維定海實慶元屬縣附海司鎮遏導考

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一

舊蹟茲其為泊艤之所舶有定制輸其物  
以上于官勿入郡城勿止貿易則得以永  
遠虛聲生疑駱驛傳騎三益也是宜選帥  
臣清白有譽望者制置其事

上可其奏泰定二年冬十月倭人以舟至  
海口於是行省僉曰非馬公孰得當是選  
公乘驛至縣即宣諭

上意始疑駭不肯承命反復申諭訖如教  
於是整官軍合四部以一號召列邏船以  
示備禦戢科調減騶從除征商之姦嚴巡



警之實慮民之投憲為文以諭收其帆櫓  
器械而舶法卒不敢移減自便事既畢賈  
區市虛陳列分錯咿嗶爭竒踏歌轉舞川  
后山君德色效靈而公之淵思曲畫若防  
之制水不可得以殫述自始訖終凡一百  
三十有七日古之禦邊莫踰於諸葛武侯  
韋皇善繼史有述焉今公創始於前顛後  
之賢帥規隨以成非惟鄉里之奠安則國  
家懷來將自茲始王會之篇楠顛有繼焉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清寧宮書一集卷之二

二

國朝定煮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  
選官委任為不輕兩浙設總司於杭東西  
屬郡率置分司以董督四明號為東浙繁  
夥饑饉荐罹逋負益廣急之則疲蕭愁嘆  
黧色骨立見於耄稚故受其任者為宥難  
楠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  
歲額丞相領其議于時大臣咸然其說卒  
以戶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減其直  
繼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有以待也泰定  
元年冬分司燬三年張侯伯威莅是邦以

官楮若干委于郡郡守郭侯曰茲役不可  
緩必擇善於營繕者是屬曰阮君申之縣  
庠之興尹能紹之曰尉周君一夔尉廨久  
湮尉能起之茲其以是屬僉謀曰取於山  
里胥是刪鬻於市大賈以喜將視其材市  
於民堅完縝密是則不負於郭侯之教矣  
六月闡工九月告成聽事崇嚴夾舍拱揖  
門臺有叙百堵具列斧斤鑿鼓不徹于垣  
周君則曰尉雖不才囹圄之設非我職矧  
轉運府設是則益以病盍去諸復以楮之

清寧縣志卷之三

餘者歸于司官常患不得其人急奉於公  
怨讟滋興况復因之以竊其利周君則不  
然人皆曰作之登登周君是承去其榜笞  
民完以熙若是則任其職者絕叫囂息追  
逮其賦寧有不登于

天府昔之使者遺愛揭於堅珉矣後之來  
者登斯堂也藹然仁政將屢書不絕楠老  
矣尚當見之泰定四年二月庚寅具官袁  
楠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城南門折行四十五里曰小溪鎮宋元豐  
置焉唐曰光溪鎮以監酒稅煙火得名治  
平元年罷酒稅以便民獨掌煙火凡言煙  
火職民訟水火盜賊其地三境交接大江  
貫其中羣溪畢會水清泠如明鏡巖巒擁  
秀千篙競發碧瓦朱甍翬聳鱗比望之如  
神仙居宋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文節  
公結圃墅與客大梁張武子為詩友其它  
如安儀同孫王尚書相繼卜築而為是鎮  
者于于養恬承接履舄爭鬪絕庭下桷幼

歲舟至溪上猶能記髣髴也

皇朝一海寓立巡檢司于是地而舊鎮久  
廢故家亦湮沒毀散仕者率苟循歲月處  
隘踵陋不復以崇嚴為事泰定元年白君  
察罕不花莅是職與父老言曰司徵之所  
不在荒寂則在獷惡吾獨愛是溪有先賢  
之遺俗薪者販者前歌後休絕枹鼓之警  
罷干楨之邏吾心固勤焉亦是土循謹之  
素顛廣聽事以表茲溪咸曰然於是木踵  
以至甃效以來三年夏闡工九月告成遠

迎龍湫近接虹梁舉觴以落而懷黠巧訟者各屏息以避有合夫道德齊禮之義廼相與歌曰

吳江重建長橋記

震澤東受羣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為南北衝千帆競發駛風怒濤春擊噴薄一失便利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問始造

嘉禾人集卷之五

五

長橋繇是各捨舟以途來往若織水蓄木腐歲一治葺益為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官張君顯祖始莅事曰茲實首政稽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謀於民民有調役維浮屠善計度長衢廣殿瞬息以具吾語諸其有獲廣濟僧崇敬寔來敬言伐木為梁弗克支遠易以石其迄有濟參知政事馬思忽公以督運至吳廼采其議周詢以籌首捐貲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廼

嘉禾人能任大工役必屈以委

繪圖相攸經畫畢具咸服姚議於是參政  
諉郡守郭侯鵬翼役未興丞相荅刺罕公  
朝京師廻道繇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  
必首倡即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  
平章高公貫公繇湖廣江西來自江浙力  
囑張君俾終是工杜侯貞來守是土亦曰  
張之言然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  
一千三百尺有竒捷以巨石下達層淵積  
石既高環谷半月為梁六十有一醜其剽  
悍廣中三梁為丈三百以通巨舟層欄狻

猊危柱巖巖翫以文覽過者如席舊有亭  
名垂虹周遭差峩因名以增榮觀焉是役  
也敬師鳩徒輸財實三之二贏財十萬復  
以為寶帶橋助姚揔其綱張君首議出於  
仁政事有脗合而是州興役見知於丞相  
誠出大幸厥今運舟相聯驛使旁午咸曰  
丞相謀國經遠張君美績繇是得書將永  
遠無極繫之以詩曰  
茫茫禹甸昔鄰於魚維四載功茲為具區  
有失其防群螭喁喁曰維李侯構茲虹梁



經始孔艱任負揚揚歲老水泐臨履若驚  
張君莅官飭我初政曰茲橋匪脩涉者益  
病召彼耆老貨布莫競相國之來六轡徐  
徐詢事審宜以究以圖割其緡錢俾民樂  
輸橋既成矣虹飛于江千柱承宇羣流廻  
砥儼兮層城爛其軒憲張君籌思相國成  
之彼清淨士式克承之千歲永賴我庸以  
銘之

陸氏捨田記

吳越舊俗敬事鬼神後千餘年爭崇尚浮

青字居一集卷二七

一

屠老子學棟薨徧郡縣宋帝南渡公卿大  
臣多出兩浙而制令入政府得建宮院崇  
祖禰驅石輦木空巖闐寂之地高下晃曜  
財日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稍自給足者  
亦承風效施跬步瞬日日不勝其繁吁可  
禁哉宋社亡故家日降辱過昔所崇建揮  
手若不相識甚者翦夷其墓田豚蹄之祭  
不通於焄蒿而卒未有能懲戒夫厲階於  
初其習聞者不變故雖善說巧譬終莫能  
以改也夫錫山陸元俊以其母夫人楊氏

捨田之狀且告曰陸故吳望族大父凱恬  
靜絕企驚觀老子書若有得所與交多聞  
人是生先府君愈孝謹自治讀司馬公書  
不釋手人勸之仕則曰吾承事於家者未  
至安能弊內以益外哉未幾大父母相繼  
卒吾府君拮据治窀穸不幸以毀卒又不  
幸弟鐵孫卒於是吾母曰為物為變寃之  
屈而不能伸者也氣化則寃升求於家祭  
記禮者盡之矣求於窆冥則莫若清淨焉  
是依汝父若弟其往也無悔而吾惓惓者  
情有盡而哀終身不可以有盡也今將割  
田若干歸于城北之洞虛觀以廣其時思  
吾知守禮者矜其情而曲許之焉事不永  
久則吾之志墮當求能文詞者為之傳其  
文傳田不復可易矣田不可易則汝父弟  
與吾志俱不朽矣其言若是俾余信其言  
者吾友陽穀李君希哲也希哲於陸母為  
姻聯善屬文遜於予者求徵以示公也做  
其子孫而余前言惓惓復將以做夫觀中  
之徒知以輿言為可畏也素拙記

野月觀記

養生說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為不敢享蓬茹䟽糲絕憂患慕羨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駸駸乎竺乾氏之學矣東南師魏伯陽其傳以不死為宗本於黃帝韜精鍊形御六氣以游夫萬物之表其壽命益長者謂之僊而所傳確有派繫先儒深有所取焉夫人之所受為命其天闕戕賊必

不能盡其年過於厚者非自裕也盡性知天踐形以全其正斯二者俱得之矣天台多羽人居遺跡勝所相望不絕宋世有大梁趙公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踰二百年子孫益繁衍詩書孝友箬笏不絕於家乘四世孫與慶虛中父遜世樂道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志彊氣堅脅不至席今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之西北八牖四房兩翼三楹靚深以明于以坐忘不知寒暑之代謝順其天年以入於自然者也而

名之曰野月焉月猶身也則而象之者得無侶乎吾按其圖東西仙源南企大有北顧商丘誠僊人棲息之所境清則神湛嘗聞張平叔產是州王子晉居桐栢山二人皆以不死傳信盡性可以至命虛中得至靜之說願取平叔書讀之將見王子而肅之矣道無異同不偏於一者則盡善楠也行南歸願踵門請其說尚當賦之至治元年九月四明袁楠記

冲菴記

清容居士集卷九

十一

御史臺都事開封賈君華甫以冲名其居謂袁楠曰為我敷繹而記之余於易先後天之說精思以求而嘗得其說焉冲漠無迹易之初也二儀定位其氣果有分哉是氣也陰陽得之則為日月星辰為河漢為山嶽凝而瑞於世為甘露為慶雲形而在下四靈連理之應係焉其於人也受中以生則與天地之未判同也曰生矣氣亦果有分哉曰寂然者初之未始離者也感以應不動乎內者也心君清寧行乎六氣而

不沴處乎寒暑而無背則中和者內外之  
樞紐也昔之聖人言夫上者為道下者為  
器變通事業允屬夫人若是則全其大和  
以養吾生休休焉復奚遜焉存誠以立乾  
之本也持敬以直坤之本也聖人惓惓致  
辭焉陰陽之用脩矣氣生於無形成於有  
形聚散反復晝夜不置勗哉勉夫將不能  
以病矣華甫官京師踰二十年踐歷清劇  
其於事物也充然若迎刃與人交謙以善  
防臧否之色絕顏面而損益高下各有攸  
當是其養之有素外不能動者矣其名曰  
冲不幾佶夫華甫竦然曰唯遂為之記

順堂記

大德八年余與天台陳君剛中為翰林屬  
剛中素簡曠不耐酬接獨其族子萬里禪  
益僥仰客至能使盡歡禮洽而氣和真翩  
翩良子弟也家居于台之三台山之下允  
十有一世宋世第科目聲譽序代有其人  
焉古之言令族必曰荀陳曰王謝非貴華  
腴也薰德以為善積小以為高絕於聲音

笑貌篤躬以行者斯近矣萬里三游京師  
未嘗不與之言齊家脩身察其所養益充  
厚調官以歸謂余曰遴築堂以奉吾母兄  
弟三人而仲弟居于外今將挽之以歸抑  
反身而思之我不能和協以至於是邪則  
又曰遴其母以妻孥之私若是邪昔之歌  
常棣之詩情義之曲盡焉者也而夫子蒞  
之曰順顛則順焉其殆庶幾矣桷曰天地  
以順動不順為逆焉孛于辰為震為孽春  
秋紀之順天地之經義者孝之本矣陳仲

子喻於槁壤世人行事不若仲子則升斯  
堂油然而興不遠而復何憂焉化由身始  
蓋何病焉為之歌曰  
彼山嶺屹孰啓源兮世十有一嗣宗蕃兮  
木之詭詭本可分兮謂本可分兮枝曷以  
存季也孔艱憂心薰兮伯也鬱陶求于原  
兮歸來歸來兮我母永歡兮

積慶堂記

往歲朝廷廣錫類之澤於中外繇是執政  
大臣得追榮其三世今集賢大學士平章

大慈公時為翰林承旨捧  
制書告于厥魯暨祖考惕然以思曰嗣子  
守先緒敬篤弗敢替陟降帝廷嘉惠日接  
靡有間茲惟前人寵綏功我康懿公潛光  
葆真植德在拱把至安惠公封樹益霞美  
蔭磅礴蓄久而未振逮先考文敏公則亦  
旁達秀發聞譽光灼矣然祿弗稱其報今  
膺是穹顯居室完好弗先烈是思曷稱永  
久遂扁其堂曰積慶有取於坤之文言如  
臨如存知所以近

天子之光者實有攸自稱也獲殿次集賢  
得升公之堂而俾有言焉古之能孝者食  
息跬步不忘其本而詩人之推原則亦曰  
孝孫有慶是皆其先祖之徂賚夫源深則  
流長恃而不浚將壅焉以竭譬之善賈貨  
殖之積所從來久矣因其饒而日取之用  
殆有盡今平章公朝夕承顧問委心微言  
觸類以感悟廣聞以通導善經達權以天  
下休戚為己任所陳於上者外雖不能知  
覩命名之意若堂焉以構播焉以獲實崇

迺先公之德以垂裕於萬子孫毋怠則九  
登斯堂者亦將倣以尊祖河潤九里夫豈  
徒言乎哉

樂全齋記

真定李君允希微甫故儒家幼慕冲曠閱  
其游記曰登恒山聆天雞觀出日焉遵太  
行上王屋山嵩華少室視昔時好奇之士  
遺蹟鏡刻悲愉怪愕歷歷在目而徼福頌  
語何侈愚也南踰江淮地險不足恃矣震  
澤禹功能知尊之錢塘故王都囂溥靡習

清容居士集卷之九

四

未有改遂窺禹穴望蓬萊久之歷天台赤  
城知孫興公司馬承禎肥遯益有言武夷  
九曲其仙者誠然與道統之傳有自矣過  
九江審瀦匯之本匡山之截乎長江者非  
偶然也衡山為南嶽瀟山望祭抑深疑之  
氣舒而神完則曰吾於鍾山其止乎遂日  
廣松竹挑杏鼎壺几硯之屬于以娛其客  
且益以自佚鍾山故衣冠之所僑寓也繇  
晉以南名士居焉今將居是丘以樂之為  
何如益展其地曰山房堂曰靜脩齋曰樂



全軒曰松風而命其樂全者俾余記余嘗  
悲好游之士名足以成矣文足以傳矣而  
不能全其身蓋其沈恣豢養恃才以肆危  
機駭浪蹈之而莫知遇事瓦解其悔恨悼  
惜若無所容其生非若夫子之宋之陳之  
衛之不遇蓋德以輔名道以喻志捨是則  
非以自豫也希微生盛明之世居于中州  
以仕焉若水達于川孰能禦遏今而曰卜  
居于南土豈託而逃者與余居京師見持  
政柄者皆善思索位置遇大利害輒執咎  
不能解而南士以疏遠得免希微之居南  
夫豈遂其靜退與抑亦耳目之所接有感  
而然與遂為之辭曰

顥顥鍾山霸基承兮英光盪摩隱德貞兮  
泉纒纒兮玉鈴松搖搖兮翠旌維絜士之  
定居兮山神憺兮以受令合正命兮萬化  
成神無方兮養千齡

竹鳳石屏記

繇開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  
泉如懸簾五色貫射在昔

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刺以其國語志之也地曠衍均成沙居民鮮少地所宜惟瓜悉發南戍卒墾樹之瓜絕甘美按燉煌多種瓜沙土疏利根蔓善達分水無沮如昔常以江漢人廣其田號會稽其事政相侶至治元年

今天子巡北邊望祭陵寢昭文館學士史公以屬車從旄旂交章鼓柝傳警頓次之暇則詢其遺俗千里一色林光野燒絕不接目睫怪石犬牙層巘迭見遂得一屏若

水玉澄澈雲根屹成巖岬雕鏤其上有叢竹森列旁出一木綠葉密成前隱采鳳迴味導前以飛五采紛敷不假於琢削而生意屈曲造物有以畀之者因名之曰竹梧來鳳為圖以紀之余嘗聞地之宜於五穀者男女必繁夥充斥盡力以食其土若夫絕漠廣域其寶玉光怪不可名狀而其人類寡鮮得非天地之氣其凝結者為星辰為河嶽其聖其賢者為君師以長牧之至於不能以自見者則萃其精明剛絜之質

以伏于荒野一得所遭而其緹龍縹薦又甚於他好豈不幸哉方今天子寶賢飭躬以孚佑于下民茲石之瑞和氣之感與抑亦開太平之應以告成于天與史公徃在至元間從大帝出征嘗得二石中空如埴出虛成奏其一具北斗形余嘗聞史公好養生說玉石吾寶視於內者何如也至治三年三月素梅記

曰生堂記

天台道士項君子虛通岐黃書其治病不擇富貧輒徒步以徃處藥候脉有源委蓋所居鄉有老醫能理傷寒受其說傷寒首經絡未有不通是而能為醫者治所居室名之以曰生且求記於余噫今之醫未嘗不以生為心也技薄而學淺貿貿然以遊人之門恣意剖決遂使夫人之壽夭不得以盡其正命十盖有五六者焉薄人之危剛燥䟽補重其疾以利厚賞則凡所謂生者不存於其心矣天地之於品物寒暑代

謝日用而不能以知為之君師以正其綱常為之醫以療其疾病是醫之道其贊化育者厥功茂著仁為人心操存動止於醫殆得其全矣余嘗聞道家者言陶弘景增本草飛走蟲魚類例有殺生心此蓋誘俗鄙俚之論犧牲養人千萬世不能以易藝不如古人挾一囊以自行巢氏之說畢具於所挾矯誣滋甚矧有若予前所言者其為醫之禍家速矣子虛氣正而色剛立志不苟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師全真之說養心若保赤子其未通者必有以日廣活人愈多仰俯不忤斯其為德也大矣庸俟以紀至治三年九月來楠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貴溪環山為縣大溪貫其中支流為楊林秋夏水至奔瀆莫能禦歲病涉焉當淳熙年有僧允懷任其事懷陸出也象山文安公勉之曰徒杠輿梁觀政之本是則昔時盛平轉輸供調之勞守令有所不暇及矣考於成周除成梁道於先王之財賄不用

役民之法其無廼因其隙而用之故不煩於官者良有以也二千年来著律令者長吏率遵守文具飾傳舍除驛道為急使者所弗至不復計省民所必趨而顯受其害於是乎有倡義者焉懼其嗇於財也則復有利益之說焉噫民之所利上所當興顧其力有不能事與勢實有違者夫豈惟今也哉龍虎山為老子祖宮其民食其業以游於襄陝廣蜀歲幾萬人而江淮復不與道繇揚林咸惴惴焉求於上則有未及謀

於私則曰亦盍思以為永久於是山之道士曰傅某章某首出資以倡之主茲山者董某曰事宜是鄉之耆老某亦曰吾等詎坐視遂伐木聚石聳為飛梁危湍駛流帖俯於履轍之下訖成於至治元年十有一月明年董君齎常來京師命余以記余讀老子之書曰修之鄉德廼長又曰儉故能廣刻志繕行則其自貶損者夫豈厚生以自養民困於徭役牧之者不能以告于上因令所著而強之將轉散而他徃清淨之

學不有衛翊其何以為教三君子之志深  
且遠永詔後之來揚林之橋其何有廢焉  
小領水亭記

薛君玄卿自京師歸上清二年矣習靜脩  
德日治其文詞刊落雕飾以求進于道暇  
日游小領領分為兩側足以上過者爰業  
然龍虎山為治所其教行南北故允驛騎  
之旁午商賈之輻湊皆本於龍虎而道必  
繇於小領玄卿坐其旁見行者之至是皆  
假以憇息良憫其勞貴賤固一等也遂築

館于領之西曰崇賢作亭于領之東曰振  
衣命道人曰具茗水承接以休其心昔之  
善喻者曰夸父逐日而不返今世汲汲然  
道途者皆夸父也故其捫歷河漢而不懼  
困阨蠶瘡而不懼方其去鄉里辭妻子漠  
然無惘惘之色其羈窮逆旅饘粥藥餌之  
不給而猶曰我有命焉奚以憂至於久勞  
而思逸若登茲領然者未嘗不心一而念  
同當是時使幡然有得吾知其絕跡於是  
途必矣玄卿曰領之東古象山陸文安公

講道之地其西為臺山突兀秀峙南為雲  
林塵湖聖井琵琶諸峯歷歷可數北則潛  
山之井邑稠密高下雞犬桑柘望之如神  
僊居吾知夫仕焉而已登茲領也必曰吾  
不復為人間事矣其善蓄而給足者則曰  
吾行其少息矣王公貴臣捧香而來于山  
亦知老子不辱莫先于善退徃來鮮少將  
見夫青牛白鹿之士倚古松而聽流水登  
斯亭也顛為之執鞭以俟焉斯可矣遂掇  
其語而為之文泰定元年正月壬寅清容

清容居士集卷之九

三

居士素梅記

友恭堂記

余幼居鄉合郡里巷考門閥之高者十居  
其六七焉先公撫余首而言曰自圭組  
之日盛而兄弟之虧有不可勝言者今可  
稱道惟史忠獻王與汝曾外祖忠宣公白  
首若一次則曰余忠惠其季尚書貧無副  
衣出入互易貴且死也約同葬尚書之子  
寺丞不替是道以京秩讓其弟所後子二  
百年来登顯仕三慮數十姓中外宦簿俱

徧歷獨號能盡兄弟道為難蓋其貴盛之  
極勢軋於相等稍避嫌以退則若無所容  
其身以為吾才不能以見用者兄弟使然  
也不再傳而其祖父之所蓄棟積稠聚各  
私利其美好黨署賓客強凌很勝歲時叙  
昭穆占對簡略觴豆不設強成禮即退言  
至是良可哀也又曰吾之事賓州汝雖嫡  
長讓其爵於兄子凡世所慕好吾一不以  
問怡色拱立若幼子弟積誠以感遂悔焉  
而益以親汝以孤子承吾宗何憂焉若有

子孫衆多能率我以行則知吾門殆未艾  
也受其言于今四十年余官集賢日近醫  
藥命次子瑾來侍久之復還翰林屢謁告  
以請不得命長子瓘撤舊室之蠹腐構新  
堂以俟歸書屢至將以盡侍養之道余曰  
父子異宮兄弟同處古之制也幸有尚書  
公之堂在可以逸老則斯堂若兄弟居之  
誠宜遂名曰友恭實取夫先公之遺訓焉  
夫為公侯之後得為宰矣恣其私心以泯  
夫天倫氓隸之所不忍因詩書而成衣冠



不幸不勝衣冠而卒泯其詩書則昔之高  
門今不能一二者其病首在是越公之  
書在山中而余再世之積實倍焉二子能  
讀而守之又將見吾諸孫之有成而翁授  
首之泰定元年 月 日清容居士記

種德堂記

蔡侯茂先以其先郡侯之狀求銘撫其行  
事古君子也少間謁余為種德堂記其名  
實侯崇祖之本意昭揭于戶冊者集賢大  
學士郭公安道之所篆而歌詠其事以光

清容居士集卷九

十一

顯悉余同院之故人也若是則余何敢辭  
郡侯之樹德蓋不止於誌銘之所紀而因  
事以詠則宜有取於行實昔人有言陰德  
猶耳鳴想其平居篤厚廣施於鄉惻然以  
求其急難御於家也敏其力者賞之不足  
者周之懼飭躬之未能蚤夜以思則曰所  
求合乎古未能也蘄正乎有道之士則曰  
吾所為能盡善邪燭計利害得無慊邪施  
於族者洽於肌髓與訓於家者蹈履足以  
日化與朝培而夕脩望歲焉不求報豐養

之以年祝之於子期之於孫磅礴浸漬斯  
其為種德之本旨也茂先今為良二千石  
其季為太守鸞翥鸕峙羽儀清朝盡忠補  
過以光其祖父吾知其曾雲少者謹于里  
門長者服于王庭恂恂孝慎日補其未脩  
考其興隆與德良未艾也書曰率乃祖考  
之攸行又曰汝克昭乃顯祖顛相與勉桷  
也亦從是得以有益焉泰定元年冬十月  
甲子四明袁桷記

春暉堂記

清容居士集卷元

十四

翰林院都事韓君友謙居京師有年矣往  
歲築堂以奉其母夫人未幾下世今復名  
其堂曰春暉示不忘初也命余記其事焉  
孟子生於戰國距舜之時幾二千餘載矣  
而其言終身之慕者則必曰惟舜一人焉  
耳矣昔之聖人懼其不能皆然也為之令  
以教之為之表以勸之而作史者復取其  
卓異者以彰明之教益詳而行益微吁可  
嘆也矣孝根於心人之所同繇古而論宜  
不若是薄然而缺焉所從來久立其名者

良有以也。杯圈手澤存而不察，非孝之實。吾知夫韓君之升斯堂也，雞鳴則思其進，盥之儀饋食以列，則思其嗜，好之若初，將惕然而奉之，日入而息，陳其枕簟，聞乎其有聞也。故其居於家也，望之而在前，思之而若著，其處於鄉也，身無虧焉，言無擇焉。鄉之老者曰：韓氏之澤有在矣。其先人之教未忘也。立於班朝，無有父母兢兢若臨于其側，而人始曰：若者是者，其殆幾於永慕矣。吾聞友謙佐治大尹，執禮自持，不為苛刻矯亢，人安其業，而化俗敦教，飢渴之於飲食，義方之訓有自來矣。昔孟氏之子於其羈愁困窮之際，始矢於言情之感也。友謙仕不離鄉，遭世隆平，卒取其言感之正也。楠也，官于朝，七稔矣。升春暉之堂，得無愧乎。

賀蘭堂記

靈武李公居錢塘三十年，築其第之堂，而名曰賀蘭。志不忘本也。會楠自京師還，廼命誌之。楠嘗紬書于太史，按賀蘭山在靈

武保靜縣西草木青白望之如駁馬然者  
土音語駁為賀蘭而昔之居是山者復因  
以為姓在唐天寶時靈武號要衝後卒能  
以一旅之衆興復舊業至李王有其地天  
下易代凡九姓獨靈武以十餘州相傳者  
三百餘年其民沉鷲尚勇土壤沃曠氈酪  
駝馬給足無凶歎國狹而慮密各以金革  
相保衛患難垂乏絕不少變精急專一迄  
能奉其君長蓋傳愈久則俗愈定  
太祖皇帝經略西土為武功首靈夏舊地

始臣服委質然猶強節好義策殊勲受上  
賞者史不絕書李公之仕於江南也常競  
競然惠綏不忍侮其鰥寡而其於浙東也  
事若有素今所領七郡四為其守矣風俗  
媿惡皆示諸掌而惓惓思於賀蘭者亦將  
有以振夫萎蕭之習使吳越之士如吾賀  
蘭者斯可矣古者氏族之別必錫于其土  
雖遠處他邑其不紊殺者因是以有考賀  
蘭之山承平日滋昔時之草木意其豐茸  
嘉美當盛于公去鄉里之日而斯堂之封

植五采交錯密然成文者心猶以為賀蘭也食必祭先耕則祭嗇斯湏不敢遺其初種德崇報有開必先以佀以續殆將見之公其以余言為徵也

沉香石記

唐虞之時曷有玩其耳目哉余讀貢書至青州則有怪石者焉今文登諸島洲往往掇拾珍怪置几席間物易得而可喜則雖聖人是誠有所不廢矣浙東括蒼山松化為石其文理真如松或曰踰千年迺爾人為至靈其化之不可測也為聖焉為神焉

受成而不變者木與石至積之歲月則貫射於日星磅礴於霜露光怪駭愕充然黝然為珀為玉有不可悉名者矣嘉穀為莠穡夫憂之鷹之為鳩橘之為枳其遷之若是則亦有美惡存於其中焉京城田舜舉為太醫院屬治其燕居明絜靚幽得一石望之如水沉摻結宛轉巖嶸刻削薦以文石過者咸以為海南土產也佀是而非其為怪石也奚以疑故變至於道君子之所

勉子盍慎諸

樂善堂記

雲間繇魏晉以降多文人磅礴秀潔故其  
言辭幽麗瑰雅喻物形狀無留遁常驚動  
海宇是其人誠精於言者也或曰其地介  
海挾江波濤魚龍善噴薄變化人居其中  
者咸倂之宋世文儒益光顯冠帶相望數  
十年來習始變舟楫極蠻島奇貨善物往  
往充上國力事生產廣田侈居擬於王侯  
而仕者亦爭顛食於其土夫事久則變變

則迭為乘除因其見聞上之人寧有不過  
其萌芽定其準式者與惟烏溪趙質夫之  
居於鄉也悃悞以無營恂恂里閭足不踐  
公府汰其侈華日安於平素其鄉人之不  
善者避之嘗曰積豪以希富富不能永也  
積書以教子吾其盡心焉勸之仕不能動  
苟利於人者誠求之泉石以為腴德充以  
完嗒然忘世其樂道肥遯焉者與未幾其  
子庭芝登進士第人始有言曰是殆將復  
其初矣昔故多文物不幸為大家以財雄

是其地氣厚積之使然也趙君不屑意焉  
於是以儒名抑進之則必以文顯文與行  
相須以成余嘗上庭芝之文於殿廷繇是  
以求之探源泝流苟不止則其學益粹聲  
聞之遠無疑矣庭芝詣門曰嚴君以樂善  
名堂願有記退而詢諸其往來遂以行事  
為之記質夫名宗文大父以積善聞于鄉  
樂善之義祖是

### 亦樂齋記

永嘉陳子敬客京師居城南東隅車輪馬

清容居士集卷元

三元

蹄之聲奔激若雷雹大雨泥淖入數尺賈  
區豕圈叅錯啾唧土俗雜南北不可辨入  
子敬門槐陰植幢蓋寒苔斑菊側布踈密  
清泉滿洗白雲在戶坐者不欲去去者復  
再至君蒼髯抵掌一榻為席顧余而言曰  
此亦樂齋也高王父宣撫公受薦史太師  
太師若高外大父舊家遺德泯然罹變更  
漆園吏之意為我終始而言之夸者以愧  
感者以喟不幾於道乎桷幼聞長老言君  
里宅雄甲勝據重樓䟽軒旁薄倒景飛鳥

怖而海雲伏也。君方少年挾策以自劬，漠然其中，若不能一朝處。稍壯入太學，喜名而益竒。薰葭笑渠之蕭爽，招提屠廡之空絕。境寂意冷，疾筆落紙，自得於杳靄千頃之外。望者知非綺紈世子弟，而視窶人子復不相侶。何其盛也！今一廢不得復，廢復坐刻畫居京師十年，無知己力慷慨引助視重垢積戾，頑然持牒爭洗濯，不三宿告去。君意氣當復摧抑闕背而怡然以理勝。豈榮觀之旨託焉？以自逃者與。屢空晏如榮辱不足以累豆羹，見色情怵于內也。使向時沉溺自恣，卒遇不遂，意宜朝夕弗給。又安得為十年計？天乎其成之者至矣。噫！使果止是耶？則亦無以自樂。夫強之而不復，必巽德以處。太夫人春秋高，不能自明，寧勿歸也？少貶以求樂，於是乎有在。陳子勉乎哉！慎交而寡言，正車于塗，其終能有以直矣。





